

印尼语形容词充当谓语的句法特征分析

Mিনny Elisa Yanggah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
caecilia.yang@gmail.com

[摘要] 本文主要根据语言类型学的词类理论, 研究和分析印尼语形容词充当谓语的句法特征。从句法上, 印尼语的形容词可以直接充当谓语, 既可以以光杆形式出现, 又可以附带体标记或者使用适当的词缀、重叠形式等, 但是印尼语形容词直接带宾语的能力偏弱, 甚至可以说不能直接带宾语, 一般都需要借助介词来连接。印尼语的形容词直接充当谓语单独出现的时候一般不具有比较或者对照的意思, 需要在更大的篇章结构中才可以隐含差比义。研究结果表明印尼语形容词在充当谓语的时候其句法表现接近于不及物动词, 因此印尼语的形容词倾向于直接充当谓语。此研究结果确定了印尼语形容词的词类属性, 弥补了以往研究中的一些缺陷, 将语言的词类系统看作一个内部成员相互影响的有机体。

关键词: 印尼语; 形容词; 谓语

Analysis of the Syntactic Features of Indonesian Adjectives as Predicates

Mিনny Elisa Yanggah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Faculty of Linguistic Science
caecilia.yang@gmail.com

[Abstract] This paper, based upon typological theories on part of speech, makes a research and analysis the syntactic features of Indonesian adjectives as predicates. Syntactically, Indonesian adjectives can directly act as predicates. They can appear in polished form, and can also be accompanied by body marks or use appropriate affixes, reduplication forms, etc. However, Indonesian adjectives have a weak ability to directly carry objects, and preposition are generally required to connect. When Indonesian adjectives serve as predicates and appear alone, they generally do not have the meaning of comparison. They need to be in a larger text structure to imply the meaning of difference. This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Indonesian adjectives behaves much closer to intransitive verbs so that it tends to function directly as sentence predicate. This research identifies the linguistic property of adjectival class in Indonesia. It has compensated for some weakness in previous studies by considering the part of speech system of a language as an organic mechanism in which different part of speech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Keywords: Indonesian; adjectives; predicates

一、前言

形容词是人类使用语言沟通感情的主要工具之一，人们总是希望把心中的感受、情感准确而形象地表达出来，这使得形容词成为每种语言必有的成分，在句子中发挥重要的信息功能。关于形容词，西方早期的语法学家在欧洲语言的基础上曾提出形容词应该附加着跟名词相似的后缀，名词和形容词之间的差异只在于性范畴方面。因此，Jespersen (1924) 便认为性范畴是区别形容词和名词的唯一标准。Dixon (2004) 则认为不能只是用某一种眼光来看待形容词。他指出，判断形容词的词类身份以及句法功能的一个重要标准是考察该形容词能否直接充当谓语，以及是否依靠和如何依靠系词充当谓语。

Dixon (2004) 认为虽然形容词充当谓语是一个普遍现象，但由于在不同的语言里，形容词与动词、名词之间的关系不同，那么该形容词在谓语中所占据的具体位置也会有所不同，因此，不能用传统语法的“谓语”这个模糊的概念来看待形容词充当谓语的现象，否则将无法看清该语言里形容词的句法特征。可比较一下英语和 Fijian 语（澳斯特尼西亚语系的一种语言）在谓语结构上的例句（引自 Dixon, 2004）：

(1) 英语

My father is tall.

(2) Fijian 语

E balavu a tama-qu.

3sgS tall ART father-1sg.POSS

（我的父亲高。）

在传统语法里，所谓的“谓语 (predicate)”是指句子中主语以外的所以内容。因此，人们会把以上英语的“is tall”和 Fijian 语的“balavu”都看作句子的谓语，这种说法掩盖了例子 (1) 和 (2) 形容词的重要不同。例子 (2) 是一个不及物从句，含有一个充当主语的核心论点（即“a tamaqu”（我的父亲））和一个不及物谓语，其核心为形容词“balavu”（高）。而例子 (1) 是一个系词从句，含有两个核心论点，即充当主语的“my father”和充当系词补语的“tall”，谓语是系动词“be”很明显，英语的形容词“tall”和 Fijian 语的“balavu”在句法特征上具有很大的差别。

在印尼语里，形容词可以无标记地直接充当谓语，因此，形容词本身就可以是全部的谓语，比如“Dia cantik.”（她漂亮。）的“cantik”（漂亮）。在这一点上印尼语跟以上 Fijian 语

印尼语的形容词充当谓语的时候并不需要借助系词，加上系词“*adalah*”之后反而不合乎语法，

(4) *Apel ini manis*

苹果 这 甜

(5) **Apel ini adalah manis*

苹果 这 系词 甜

从以上对比可看出，例子(4)的句式中，“*apel*”（苹果）和“*manis*”（甜）、并没有相似的语法特征，不符合系词“*adalah*”（是）的使用条件，因此，用在这个句子里并不合乎语法。

在印尼语里，形容词并不具有指称性，而系词“*adalah*”（是）后边只能出现名词性或者动词性的成分，因此形容词并不能直接出现在系词“*adalah*”（是）后边构成系词补语。但是，当形容词前边加上系词“*yang*”之后，就可以出现在系词“*adalah*”（是）后边。请见下例子：

(6) *Apel ini adalah yang manis.*

苹果 这 系词 系词 甜

（这个苹果是甜的。）

在印尼语里，“*Apel ini adalah yang manis.*”（这个苹果是甜的）中的系词“*adalah*”和“*yang*”都具有语法强制性，不能把其中一个去掉构成“**Apel ini adalah manis*”或者“**Apel ini yang manis*”。原因在于1)印尼语系词“*adalah*”后边只能出现名词性或者动词性成分，而“*manis*”（甜）是个形容词，因此不能直接出现在系词“*adalah*”后边。2)形容词前边加上系词“*yang*”之后构成“*yang*+形容词”就名词化了，是名词性成分，而印尼语的名词不能直接充当谓语，因此“*yang manis*”也不能直接充当谓语。

印尼语形容词前边加上系词“*yang*”之后就可以表示一种“区别义”，而且也具有转指功能，例如“*yang manis*”（甜的）是指“*apel yang manis*”（甜的苹果）。因此，印尼语的“*yang*+形容词”也可以充当主宾语，比如：

(7) *Yang kotor adalah pakaian.*

系词 脏 系词 穿.后缀

（脏的是衣服。）

(8) *Saya makan yang kecil.*

我 吃 系词 小

（我吃小的。）

由于印尼语的名词一般都不能直接充当谓语，因此都需要借助其他词，即借助系词“adalah”。在这类句式里印尼语的系词“adalah”都是强制性成分。印尼语“yang manis”（甜的）都具有名词性，都是名词化形式，印尼语“manis”（甜）是通过前边加上系词“yang”构成“yang manis”（甜的）变成一个名词性成分。

印尼语系词“adalah”后面只能出现名词性成分并不是印尼语独有的。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来看，有些语言比如 Mupun 语（非洲中部亚非语系的一种语言）（Frajzyngier, 1993）和 Yoruba 语（非洲西部尼日尔-刚果语系的一种语言）（Madugu, 1976），其系词后面只能出现名词性成分。有些语言的形容词可以充当谓语，但是并不能出现在系词后边充当系词补语，比如韩语（Ho-min Sohn, 2004）和 Wolof 语（尼日尔-刚果语系的一种语言）（Laughlin, 2004）。印尼语具有柔性词类系统，而印尼语的动词近似名词，因此印尼语系词后边的名词、动词都具有指称性，而形容词则不具有指称性，不能出现在系词“adalah”后边。据此我们也可以判断，印尼语则与韩语、Wolof 语相似，系词后边不能出现形容词性成分。

我们还可以通过否定试来证明“manis”（甜）是形容词性的而“yang manis”（甜的）是名词性的。见下例子：

(9) Apel ini tidak manis.

苹果 这 否定 甜

（这苹果不/没甜。）

(10) Apel ini bukan yang manis.

苹果 这 否定 系词 甜

（这苹果不是甜的。）

Chaer (2011) 曾指出否定词“tidak”（不/没）是用来否定动词和形容词，而“bukan”（不是）是用来否定名词。从以上例句可看出，印尼语在否定形容词的时候不需要借助系词，对(9)句子的否定就直接在形容词前边加上否定词“tidak”（不/没），但是不能用否定词“bukan”（不是）。对(10)句子的否定是直接把“adalah”（是）换成“bukan”（不是），这个时候就不能用“tidak”（不/没）来否定构成“*tidak yang manis”（*不甜的）或者“*tidak adalah yang manis”。“yang manis”（甜的）前边可以加“bukan”（不是）表示否定，但是不可以加“tidak”（不/没），这说明“yang manis”（甜的）具有名词性成分，而形容词“manis”（甜）不具有名词性成分，前边可以加“tidak”（不/没）表示否定，但是不可以加“bukan”（不是）。从这里可以看出，印尼语形容词近似动词，但它不是名词。

3.1.1 形容词的带宾结构

既然印尼语的形容词近似动词，能够直接充当谓语，自然而然就涉及到能不能带宾语的问题。印尼语的形容词虽然和动词一样不用依靠系词充当谓语，但是如果没有介词的帮助下，印尼语的形容词带宾语的能力就不是很强。例如：

(11) Dia gembira atas kedatangan anaknya.

他/她 高兴 介词 夹缀.来 孩子.领属

(他/她为他/她孩子的到来感到高兴。)

如果把利用介词带宾语看成是一种有标记现象，那么印尼语形容词通过无标记方式直接带宾语的能力就非常弱，只有少数形容词可以直接带宾语，例如：

(12) Rumah Sakit itu dekat rumah paman.

医院 那 近 家 叔叔

(那家医院靠近叔叔的家。)

据此可以推出，印尼语的形容词本身几乎不能直接带宾语，要带宾语的时候一般需要借助介词来连接。

3.1.2 形容词的差比结构

印尼语的形容词也可以构成差比结构。在印尼语的差比句里，形容词不能以光杆形式出现，而是需要带标记程度副词“lebih”（更）或者“kurang”（少）来表示比较。见下例子：

(13) Buku ini lebih tebal daripada buku itu.

书本 这 更 厚 介词 书本 那

(这本书比那本书厚。)

以上例子(13)中的比较句不能把形容词前边的程度副词“lebih”（更）、去掉说成“*Buku ini tebal daripada buku itu”。在没有程度副词“lebih”（更）或者“kurang”（少）的情况下，印尼语的形容词直接充当谓语不具有比较的意义。

此外，印尼语差比句里的比较基准位于形容词之后，比如“lebih tebal + daripada buku itu”（更厚 + 比那本书）。这个特征并不是印尼语独有的，在Dryer（1992）调查的32种VO型语言当中有31种语言其比较基准位于形容词之后。就比较基准的位置而言，印尼语符合VO语言的共性。

在印尼语里，有的时候形容词后边的比较基准也可以省略，比如：

(14) Buku ini lebih tebal.

书本 这 更 厚

(这本书更厚。)

但是在表示比较的时候，形容词前边的标记程度副词“lebih”（更）或者“kurang”（少）并不能省略。省略比较基准的时候我们只能根据上下文来确定比较的对象。

3.1.3 对举义和差比义

印尼语的形容词直接充当谓语单独出现的时候一般不具有比较或者对照的意思，但是两件事同时出现的时候就可以有表示比较或者对照的意思。请见下例子：

(15) Siang tadi panas sedangkan malam ini sejuk.

中午 刚才 热 连词 晚上 这 凉快

(刚才中午热，今天晚上凉快。)

从以上例句(15)可以看出印尼语的对举结构一般都有形式标记，需要使用带有转折意义的连词“sedangkan”或者“tetapi”。

另外，印尼语的“Buku ini tebal”除了一般可以单说以外，虽然其本身不具有比较或者对照的意思，但是在更大的篇章结构中也可以隐含差比义。请见下例子：

(16) A: Baju ini bagus atau tidak bagus?

衣服 这 漂亮 或者 否定 漂亮

(这件衣服漂亮不漂亮?)

B: Baju ini bagus.

衣服 这 漂亮

(这件衣服漂亮。)

(17) A: Baju mana yang bagus?

衣服 哪 系词 漂亮

(哪件衣服漂亮?)

B: Baju ini bagus.

衣服 这 漂亮

(这件衣服漂亮。)

通过以上的对比可以看出例句(16)和(17)中“Baju ini bagus.”(这件衣服漂亮)的不同。例句(16)中的“Baju ini bagus.”(这件衣服漂亮)没有差比义；而在例句(17)中的“mana”(哪)可表示所谈的“baju”(衣服)至少有两件，而回答的时候说“Baju ini bagus”

可表示其他的衣服没有“这”件衣服漂亮。印尼语的这种差别是属于语用层面的，要依靠上下文才能得到确定的。

3.2 形容词谓语句的句法功能倾向

在上一节里提到了，印尼语“Apel ini adalah yang manis”（这苹果是甜的）是具有一种“区别义”的结构，也就是说，印尼语里“主语 + adalah + yang + 形容词”句式并不是一般表达形式，而是只有在想要表达某种事或者物与其他的事或者物有区别的时候才使用的。印尼语里的“Apel ini manis”（这苹果甜）才是一般的表达式。从形容词的句法位置上，这两种句式的区别在于前者中的形容词“manis”（甜）是充当定语；而后者中的形容词是直接充当谓语。印尼语使用者通常更倾向于使用后一句，也可以说，印尼语的形容词一般是充当谓语，而不是充当定语。再看下面的例句比较：

- | | |
|------------------------|------------------------------------|
| (18) Rumah saya besar. | Saya mempunyai sebuah rumah besar. |
| 家 我 大 | 我 夹缀.拥有 前缀.个 家 大 |
| (我的房子大。) | (我有个大的房子。) |
| (19) Mobil paman baru. | Paman memiliki sebuah mobil baru. |
| 汽车 叔叔 新 | 叔叔 夹缀.拥有 前缀.个 汽车 新 |
| (叔叔的汽车很新。) | (叔叔有一辆新车。) |

如果没有特别的语用因素，印尼语使用者一般会选择以上例句(18)、(19)中的前一种句法。这也是印尼语形容词靠近动词的结果。印尼语的这种倾向性并不是印尼语所独有的。

Dixon (2004) 研究形容词的时候曾发现在有些语言里，当形容词既可以充当谓语又可以充当定语的时候，那么这种语言的形容词充当谓语的倾向性会强于形容词充当定语。例如在 Koasati 语（北美印第安语中的一种土著语）中，人们倾向于说“那个柳树的叶子是长、绿、多”而一般少说“那个柳树有长、绿、多的叶子”（Kimball, 1991），另外，在韩语中，人们一般倾向于说“人很多”，而少说“有很多人”（Ramstedt, 1939）。

对以上的语言里形容词使用的倾向性，我们也许还可以从语用的角度进行解释。既可以充当谓语又可以充当定语的形容词当表达事物的属性的时候，在结构上形容词直接充当谓语是最简单的形式，即直接“主语 + 形容词”；而如果形容词是通过充当定语的方式来表达事物的属性，在结构上就会相对复杂一些，即（以印尼语的结构为例子）“主语 + 系词 + 名词 + (yang) + 形容词”。Zipf (1949) 的省力原则（The 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曾指出，说话人在取得相同交际效果的前提下一般会使用简短的表达方式。因此，对于那些形容

词靠近动词的语言来说,形容词充当谓语的句式比形容词充当定语的句式更简短、更省力一些。

印尼语使用者在表达事物属性的时候会倾向于使用形容词充当谓语的結構。以下例子可以显示印尼语形容词倾向于充当谓语:

(20) **Dia badannya gendut** tapi sangat lincah.

他/她 身体.后缀 肥胖 但是 非常 敏捷

(他/她身体肥胖但是非常敏捷。)

以上例子(20)中加粗部分“**Dia badannya gendut**”(他/她身体肥胖)是印尼语里一种常见的说法,谓语本身,即“**badannya gendut**”(身体肥胖),是一个主谓结构。这主谓结构也具有指称性,这样说的原因是印尼语主谓结构还可以直接充当动词的宾语。见下例子:

(21) Kami menyadari **badannya gendut**. (我们意识到他身体很胖。)

我们 夹缀.清醒 身体.后缀 肥胖

以上例子(21)的主谓结构“**badannya gendut**”(身体很胖)可以直接充当谓语动词“**menyadari**”(意识到)的宾语,因而具有指称性。印尼语主谓结构充当动词的宾语的时候不需要借助其他形态句法手段,主谓结构可以直接充当动词后边的宾语构成动宾结构,所以是个构成的关系。

3.3 形容词谓语句的谓语性

印尼语的形容词直接充当谓语的时候,句子在意义上已经很自然、自足,因此,一般可以独立成句。请见下例子:

(22) Tubuh gadis itu langsing. (那个姑娘的身材很苗条。)

身体 姑娘 那 苗条

以上印尼语例句(22)中的形容词“**langsing**”(苗条)是属于性质形容词,在没有更大的语境下,一般都可以单独说。再看印尼的状态形容词,请见下例子:

(23) Pada malam hari desa Sendang Sari **gelap gulita**.

介词 晚上 天 村子 仙当纱丽.(村名) 黑魑魑

(晚上的时候仙当纱丽村黑魑魑的。)

以上例句(23)中的“**gelap gulita**”(黑魑魑)是状态形容词,在句子里充当谓语,在没有更大的语境下,一般也可以单独说。

印尼语的谓语对形容词的内部语义并没有什么特殊要求,不管是“**Tiang listrik itu lurus.**”

(那个电线杆直), 还是 “Tiang listrik itu sangat lurus.” (那个电线杆很直), 还是 “Tiang listrik itu tegak lurus.” (那个电线杆是笔直的), 这些句子都具有相同的语义自足性, 都可以单说。印尼语中 “lurus” (直)、“sangat lurus” (很直)、“tegak lurus” (笔直) 在程度意义上的差别对整个句子的独立性并没有影响。

此外, 印尼语的形容词还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充当谓语。首先, 形容词可以附带表示程度的副词。程度副词不同其位置也不同, 有的放在形容词前边, 有的放在形容词后边。见下例子:

(24) Badanku sangat lelah, aku harus tidur karena besok masih harus bekerja.

身体.领属 非常 累 我 必须 睡觉 因为 明天 还 必须 工作

(我的身体非常累, 我必须睡觉因为明天还需要工作。)

以上例句(24)中的形容词 “lelah” (累) 前边附带了程度副词 “sangat” (非常), 与没有附带程度副词的时候相比, 是在程度上有所不同, 而绝大部分动词一般不能附带程度副词。

印尼语形容词充当谓语的时候除了能够被程度词修饰, 也能够附带体标记, 比如 “telah” (已经)、“sudah” (已经)、“belum” (还没)、“akan” (即将)、“sedang” (正在) 等等。这种现象可以体现出印尼语的形容词具有柔性的词类身份。见下例子:

(25) Pak Sudiro sudah sangat tua tetapi semangatnya masih seperti anak muda.

先生 苏迪罗 已经 非常 老 但是 精神.领属 还是 像 孩子 年轻

(苏迪罗先生已经很老了, 但是他的精神还是像年轻人。)

(26) Model mini size sedang sangat populer di Taiwan.

款式 迷你 尺寸 正在 非常 流行 介词 台湾

(迷你尺寸的款式在台湾正在流行。)

以上例子(25)、(26)中 “sudah sangat tua” (已经非常老)、“sedang sangat populer” (正在流行) 可以体现印尼语的形容词是性质动词, 因为程度副词 “sangat” (非常) 和体标记 “sudah” (已经)、“sedang” (正在) 可以同时附着在词项 “tua” (老)、“populer” (流行) 之上。此外, 印尼语的形容词还可以以重叠的形式直接充当谓语, 例如在句子 “Anak Pak Hasan cantik-cantik” (哈山先生的孩子都很漂亮) 中的谓语 “cantik-cantik” 是形容词 “cantik” (漂亮) 的重叠式。

需要注意的是当形容词充当谓语的时候, 印尼语对该主语具有限定性的要求, 即主语必须是定指的。请比较下列例子:

(27)	A 组	B 组
1.	Bajunya baru. 衣服.领属 新 (他/她的衣服很新。)	Baju baru 衣服 新 (新手臂)
2.	Surat wasiat ini palsu. 信 遗嘱 这 假 (这个遗嘱信是假的。)	Surat wasiat palsu 信 遗嘱 假 (假遗嘱信。)

以上例子(27) A组中的名词“baju”(衣服)和“surat wasiat”(遗嘱信)分别加上了后缀“-nya”(表示领属)和指示代词“ini”(这),使名词从泛指或者不定指的变成定指的,后边加上形容词之后就符合条件构成主谓结构。而B组的名词“baju”(衣服)和“surat wasiat”(遗嘱信)是泛指或者不定指的,加上形容词之后就构成了名词词组。原因在于按照Greenberg(1966)4种语序标度的标准,印尼语的语序类型是属于SVO/Pr/NG/NA,印尼语的名词词组是以“NA”结构为主,如果主语不是定指的,作为主谓结构,以上例子(27)B组在句法上就不合格,因为印尼语使用者无法将其与通常的名词词组“NA”结构区分开来。

部分印尼语形容词充当谓语的时候也可以附带介词词组,但是只限于介词词组“terhadap...”(对,表示对象)、“seperti...”(像)、“kepada...”(对,表示对象)、“oleh...”(表示施事)、“daripada...”(比起)和“di...”(在)。介词词组“daripada...”和“di...”只用于比较句里的差比句和最高级。见下例子:

(28)	Dia terpandai di kelas kami. 他 前缀.聪明 介词 教室 我们 (他在我们班最聪明。)
------	---

综合以上所述,印尼语形容词充当谓语的时候既可以以光杆形容词出现,又可以附带程度副词、体标记等成分或者使用适当的词缀、重叠形式等。印尼语形容词以光杆形式直接充当谓语的时候,这句话在意义上已经很自然、自足,因此,可以独立成句。整体上,印尼语形容词充当谓语的时候无论以光杆形式出现还是附带其他成分,只是在意义上有差别,而对整个句子的独立性并没有影响。

3.4 印尼语谓语:“名词—动词/形容词”

前文我们已经详细分析了印尼语形容词、动词、名词充当谓语的句法特征。印尼语动词、形容词充当谓语的句法特征基本一致,都不需要借助系词“adalah”;而印尼语名词需要借助

系词“adalah”。所以在句法上，印尼语动词和形容词更为接近，形容词和动词充当谓语的差别只是体现在及物性上。相比之下，印尼语名词和动词、形容词的最大差别主要体现在能否直接充当谓语上。仅就谓语功能而言，我们可以用下面的图对印尼语的谓语区分进行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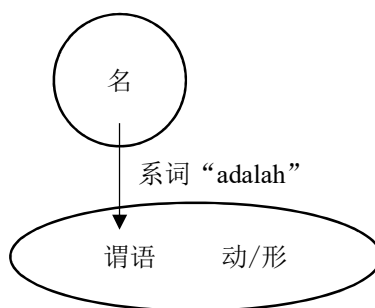


图 14 印尼语谓语的区分

印尼语的谓语首先区分的是名词和非名词，其次才是动词和形容词。印尼语的这种区分也是印尼语形容词靠近动词的一个体现。印尼语的动词和形容词可以直接充当谓语，而名词则需要依靠系词“adalah”才能实现。

四、结论

从句法上，印尼语的形容词可以直接充当谓语，既可以以光杆形式出现，又可以附带体标记或者使用适当的词缀、重叠形式等，这一点和印尼语的动词表现一致，但是印尼语形容词直接带宾语的能力偏弱，甚至可以说不能直接带宾语，需要带宾语的时候一般都需要借助介词来连接，因此印尼语的形容词可以说近似不及物动词。印尼语的形容词不能借助系词“adalah”充当谓语，而印尼语的名词则需要借助系词“adalah”充当谓语，这一点可以说明印尼语的形容词和名词是分立的两个词类。从总的类型特征来看，印尼语的形容词和名词的差别要大于形容词和动词的差别，最重要的证据就是印尼语的名词一般不能直接充当谓语。

此外，印尼语的形容词倾向于充当谓语，这是由于印尼语的形容词近似动词。在语用和语义上，印尼语形容词直接充当谓语是一般句式，而借助系词充当谓语是一种特殊的强调句式，其系词“adalah”和“yang”都不能省略，这是因为印尼语的形容词不是名词。由于印尼语的形容词靠近动词而不是名词，因此印尼语的谓语首先是区分名词和非名词（动词、形容词），其次才是区分形容词和动词。

参考文献:

- Aikhenvald, Alexandra Y. The Adjective Class in Tariana [A]. In Dixon, R. M. W. & Alexandra Y. Aikhenvald. *Adjective Classes: A Cross-Linguistics Typology* [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97-124.
- Chaer, A. *Tata Bahasa Praktis Bahasa Indonesia* [M]. Jakarta: PT.Rineka Cipta, 2011: 119-121.
- Dixon, R. M.W. Adjective Classes in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A]. In Dixon, R. M. W. & Alexandra Y. Aikhenvald. *Adjective Classes: A Cross-Linguistics Typology* [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1-49.
- Dryer, Matthew S. The Greenbergian Word Order Correlations [J]. *Language*, Vol. 68, 1992(1): 81-138.
- Frajzyngier, Z. *A Grammar of Mupun* [M]. Berlin: Dietrich Reimer Verlag, 1993.
- Greenberg, J. H. Some Universals of Grammar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Order of Meaningful Elements [A]. in J. H. Greenberg (2nd ed.) *Universal of Language* [C]. Cambridge, Massachuset: MIT Press, 1966: 58-90.
- Ho-min Sohn. The Adjective Class in Korean [A]. In Dixon, R. M. W. & Alexandra Y. Aikhenvald. *Adjective Classes: A Cross-Linguistics Typology* [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223-241.
- Jespersen, Otto. *The Philosophy of Grammar* [M].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24: 72.
- Kimball, Geoffrey D. *Koasati Grammar* [M].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1: 484.
- Laughlin, F. Is There an Adjective Class in Wolof? [A]. In Dixon, R. M. W. & Alexandra Y. Aikhenvald. *Adjective Classes: A Cross-Linguistics Typology* [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242-261.
- Madugu, Isaac S. G. Yoruba Adjectives Have Merged with Verbs, or are They just Emerging? [J]. *Journal of West African Language*, 1976(11): 85-102.
- Ramstedt, G. J. *A Korean Grammar* [M]. Oosterhout: Anthropological Publications, 1939: 35.
- Zipf, G. K. *Human Behavior and the 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 An Introduction to Human Ecology* [M]. Cambridge, Mass: Addison-Wesley Press, INC, 1949.